

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
大息曰吾日困勞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懸懸亦何不念乎然
無有此議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頰首曰愚臣妾聞
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
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羊琇為武帝畫策

晉書

羊琇字稚舒初武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
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
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
與武帝論當時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

張代太子章對

晉書

武帝時為小官官患帝初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收
必疑焉嘗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不能對
置此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
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太子書之武帝覽
而大悅太子遂安

卜韓諫曜立胤

晉書

為趙主劉曜世子胤初漕斬準之亂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
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
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
機對始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鬚如畫趙主聰奇之謂曜曰
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為卿之家嫡卿可思文王廢伯
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

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為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曠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儉為世子。儉雖少，離也。難流躡殊荒，而風骨俊茂，奕明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駘捷如風雲。曠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曠於是顧謂群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乎為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何如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為國家無窮之計，惟臣等願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太太子不

下若以為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慕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儉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廢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賢主。何況儉官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曠默然，儉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諺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道。光仰遵聖軌，因歔流涕，悲感朝臣。曠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

徐光奏太子預政 晉書

後趙主石勒第二子宏初為世子勒僭位位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情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雖暴多詐陛下是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斷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

高允諫立儲嗣 北史

高允字伯恭魏太武神龜三年為從事中郎領秘書監進爵果城侯後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願陛下上思

朱嗣託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
允帛百匹以標忠亮

陸叡定立太子 北史

陸叡為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魏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竝固諫叡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別頸叡疑有死無二矣之帝乃解詔曰叡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叡為太保與太尉源質持節舉皇帝璽紱傳位於孝文

魏收言根本不可動搖 北史

魏收字伯起初除太學博士後為太子少傅齊文宣每以酣宴之妙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魏收謂楊愔曰古又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

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湏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奏帝自此使止

宋璟奏安儲君 唐書

宋璟當睿宗立時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

韋安石開悟睿宗 唐書

韋安石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復為侍中中書令雖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婿唐驥之拒不姓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天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

外也帝變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飛變欲訊之賴無報保護免

張九齡拒讒言安儲位 唐書

張九齡仕唐玄宗時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玄宗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心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武惠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諫廢儲威 唐書

太子瑛母以倡進善歌舞鄴光二王母亦以色選及武惠妃得寵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譖太子于玄宗玄宗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

奈何一日棄三子昔晉獻公感驪姬讒申生憂死國亂漢武帝
信江充禍及太子京師喋血晉惠帝有賢子賈后譖之乃至喪
亡隋文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
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
不廢

李泌諫立廣平王 唐書

李泌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泌至帝以為廣平王行軍司馬
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家
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大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
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李泌安儲 唐書

李泌年長源德宗貞元二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太子
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
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事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
帝曰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
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
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日陛下
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
弟豈非所歆也即噫嗚呼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備王
廢嗣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
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
且却國為其女妬忌而廢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事

數十意益堅帝乃寤太子乃得安

鄭綱草詔立儲

鄭綱字文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貞元二十年順宗不豫病不能言王叔文與牛勗令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確嘗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報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克寧請立皇孫

金史

金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主入宮弔哭奴婢從入者多頗喧雜不嚴徒軍克寧遣出之身入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幸未還宮闕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此情能以死報國乎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

章宗時為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之常禮也王身居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訃至哀慟者屢矣聞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戒而愈重之世宗還京師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係天下之心其略曰今宜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責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故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之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

言惟陛下裁察章宗雖封原王為丞相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之臣也

張行信乞早定太子 金史

張行信字信甫東海侯時為左諫議大夫宣宗即位改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為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為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官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

寇準贊立襄王 宋史

寇準太宗時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

卿奈何後亦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準對曰神宗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憚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官中皆前賀復出進準飲極醉而罷

王曾白后輔立太子 宋史

王曾字孝先真宗天禧中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憂終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勿非中宮不能立加恩

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后
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
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
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
遂不敢去

韓琦定立英宗 宋史

韓琦字稚圭仁宗時為宰相請建儲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
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
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
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
主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
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

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矣琦
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中
二千小者甚純近不彗天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
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
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
欲官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
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
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
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

司馬光勸立英宗 宋史

司馬光仁宗時直秘閣帝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
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

事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
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
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
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
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
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
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
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
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
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贊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
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違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
矣

英宗受命

王珪草詔立英宗

宋史

王珪仁宗時為侍讀學士帝欲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
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
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而
歎曰真學士也

張方平贊立神宗

宋史

張方平為學士承旨英宗不豫召方平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
不可辨方平進筆請迺書云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
必類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
位

阿魯渾薩理奉寶

元史

阿魯渾薩理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加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

院事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為對且言成宗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成宗及裕宗皇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繼位北邊帝遣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寶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顧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

脫脫定皇太弟 三史

脫脫武宗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為皇太子脫脫方據于柳林遣使亟召之還三寶奴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脫脫曰何謂也曰皇子寢長聖體近日無動觸副所宜早定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選者太弟初定大事初在宗社位居東宮已付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

其意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為然而莫能奪其議也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四

解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五

臣門

直言

出言不忌直指是非者

子魚勉君省德 左傳

魯僖公十九年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昔文
王開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墨而
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
而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沈尹戍言築城勞民 左傳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魯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城州來子旗請伐之楚平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憊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成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怨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晏子喻無死之樂左傳

魯昭公二十年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之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帝舜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晏子因彗星進言史記

魯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齊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齊國有以子

冉曰時流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其言公曰彗星何也冉曰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師曠言勞民致說苑

晉平公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憑焉不然民聽之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鮑叔直對說苑

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公之前若何以言我行築封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于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與作樂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彼官天下於始皇間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子胥極言吳王非是 吳越春秋

吳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師伐齊子胥獨言為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目謂其

不聽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敗於長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疆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天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罪吾士眾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度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善而近其大慶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擒負誠前死掛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夜吳王不聽

計硯進對越王 吳越春秋

越王召群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柰何而有功乎群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令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踊席而前進曰臣聞君王之言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難使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命殺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死於難使是也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

庸芮直言免拘禁 戰國策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醜夫殉葬子患之庸芮為魏醜夫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樊噲排闥 前漢

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鄧公開悟景帝 前漢

鼂錯為御史大夫景帝時諸侯彊大錯恐其為亂建削其支郡
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爰盎素與錯有怨勸帝殺錯以謝吳
楚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
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及
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
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
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有
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誹謗
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
為為政用事侵削諸侯使人骨肉口談多怨公何為也錯曰
臣不知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日劉氏安矣而鼂氏危
十餘月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

王章言王鳳專權燕主前漢

王章為京兆尹成帝時後日蝕章上封事求見果言王鳳
積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
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憐泣
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
欲遂退

王嘉言不可侯邪佞前漢

王嘉哀帝時為丞相息夫躬孫寵上變事東平王坐誅嘉內疑
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董賢等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
佞邪材恐必挽亂國家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

戴憑諫光武禁蔣遵後漢

戴憑字次仲習京氏易光武時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
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
庸受之愆遂致禁錮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嘗寧還
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見憑謝曰臣無塞謬之節而有任
警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還
禁錮

爰延直對 後漢

爰延字季平漢桓帝時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
知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
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
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蔣濟非詔 魏書

蔣濟字子通魏文帝時為散騎常侍時有詔夏庚尚曰

當任使恩施足加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
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對曰未有
見亡國之語耳帝作色問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
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詔

高順言誤不可數 魏書

高順漢獻帝時為呂布將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吾忠臣明
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
數也布知其忠不能用

陳泰言當誅賈充 魏書

陳泰字玄伯為太常初魏高貴鄉公之弒也賈充成濟刺帝乃
出于背司馬昭會朝臣謀其故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
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

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昭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至此
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昭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逃
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更言

虞翻招昭斥言 吳書

虞翻仕孫權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
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
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劉毅以武帝比桓靈 晉書

晉武帝南郊禮畢喟然問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
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視一天
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
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

不立臣故不同也

明預病諫 晉書

荀晞字道將出於孤微懷帝時位至上將志頗驕盈刑政苛虐
遠西閩身以書固諫晞怒殺之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
乃舉病諫曰閩亨矣士柰何無罪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閩亨何
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預曰明公以禮見進預以禮自盡今明
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以和理而興桀紂以惡逆
而滅天子尚然况人臣乎願明公置怒而思預言晞有慙色

何充不阿 晉書

何充字次道風韻濳雅文義見稱晉元帝時為大將軍王敦掾
敦兄含時為廬江郡食行狼藉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
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

然

黃斌忠直 晉書

張駿字公庭元帝時為涼州牧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
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
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
廢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
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為焯煌太守

郭舒歷言還地 晉書

郭舒字稚行明帝時王敦以舒監襄陽軍因敦謀逆舒諫不從
便守武昌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樂凱言於王
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贖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
來江湖常有武昌地而不天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郭舒曰

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搗鼻灸眉頭舊疾復發
古曰古之狂也直周易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辨謗之木
堯諫之鼓然後事無狂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
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
卿奪人私地以強凌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

王銓鄙彤 晉書

孝王彤字子微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
能大衛大衛故難銓曰公在此獨爵尚難矣彤曰長史大衛
為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
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
以爲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

輔以衣補憾以此為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

封孚以桀紂方超晉書

封孚字處道慕容寶僭位累遷渤海太守慕容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於得卿也及慕容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執憲日頽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尤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

盧志說張方止焚宮室晉書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大原烈王瓌之子也顥聞王遣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其虜掠密欽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鄴人

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足

姚弋仲疆晉書

姚弋仲事後趙石勒時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石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返羣之乎季龍憚其疆正而不之

徐光言石勒心腹之患晉書

後趙中書令徐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執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

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天
雖跨江東豈有虧魏表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
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
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籍陛下指授神畧天下皆言其英武亞
於陛下無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
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讎有輕皇太
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
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然而竟不從

滅熹正對

南史

熹字義和從宋武帝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
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中
正色曰主上然通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

延之辭言無隱南史

延之字延年為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宋文
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道士庾崱仰帝常與之獨榻延之
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二台之坐豈可
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通肆意直言曾無
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

虞愿言佛寺有何功德南史

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
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
帝曰卿至相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側曰陛下起
此寺皆是百姓資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哀罪高佛圖有

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
徐云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

虞愿諫圍碁南史

宋明帝與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
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虞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
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

袁昂言家無少年南史

袁昂字千里梁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
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其歡勉求昂出內人傳孟昂良
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問昂謂勉曰
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
大言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譽謬世號宗臣

柳津直對南史

柳津字元舉梁武帝時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梁武帝召柳
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

謝舉守正南史

梁邵陵王綸於莫湖立園廣譙酒後好聚無賓冠手自衣被
之唯盡皆莫敢言謝舉嘗預宴王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冠
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

孝芬辨偽北史

崔孝芬字恭梓明帝時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
齊齊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
又車內稱此姬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新
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又親遠臣遠妻乞對之

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

楊素為父求贈

楊素字處道楊敷之子也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
素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
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
廣後三州刺史謚曰忠壯

裴肅忠言致遐遠之任

裴肅字神封貞亮周武帝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
肅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俱有能名
肅中肅見皇太子
肅王秀左僕射高頊俱廢肅遣使上書
肅佐命頊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廢人得
對小國觀其所為若得肅肅更請益也

不悅朕則非晚書素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足
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在庶子張衡曰使勇向新欲
何為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
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
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
可復收之意既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
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
得美人心歲餘卒夷僚思之為立廟於鄞江之浦

樂建緒直對隋文帝

樂建緒性直亮有學仕周武帝為載師平齊後留鎮鄴與楊堅
有舊堅為丞相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
貴耳建緒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堅不悅遂行

皇初未朝隋文帝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
情類揚扈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無始朕
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雲起言如藥石 唐書

雲起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
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即奏述性豪侈未嘗
更事特緣主婿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
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

世長直對陞拜 唐書

世長唐高祖時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
卿自謂校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為背賊婦我
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王世充不死臣

漢南尚為勅敵帝大笑朝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
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管叔以
河而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象屯監帝悅拜諫議大
夫

世長諫獵 唐書

世長唐高祖時拜諫議大夫嘗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馳
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
為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
忠矣時武功鄧新經突厥寇掠鄒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
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
不堪所求帝不聽

名振辯對 唐書

程名振太宗時轉洛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旨
勃然計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
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謂讓而辭吐不
屈奇士哉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

元忠正對唐書

元忠唐高宗時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
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
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
已無及元忠曰劉蕡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
而後而又棄此帝默然慙

子女諫赦唐書

子女諫赦唐書
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
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夫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
功過悉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椎枕脫之說又謂刺史非
三載以上不可徒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

良嗣弭利唐書

良嗣唐武后垂拱初遷父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
京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鸞巢疏儲利佐公上
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疏與人爭
利遂止

由先直言對武后唐書

由先未冠推蔭為太僕丞父幾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
失武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及法當誅尚何道由先對曰

下唐家婦身何先帝額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官年
德成復子明辟柰何遂王諸武斥宗室炎為唐忠臣而戮逮子
孫海內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傑
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瀼州

求禮言非瑞 唐書

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
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群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
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澤為瑞雷邪味道
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積升而陰水激射此天災
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偽官多百
官非贖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群臣震恐后為罷朝

求禮言相棟可輟 唐書

王求禮唐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契丹陷幽州儲
左相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王求禮曰
公棟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柰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
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
乎姚璿曰秦漢皆有稅筭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
天下事邊柰何使陛下効之后乃止

魏元忠抑求皇太女 唐書

魏元忠中宗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後中宗立召為衛尉卿同
中書門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為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
曰公主而為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疆安知
禮阿母子尚為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為阿母子故主稱之
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

廷珪斥姦唐書

張廷珪唐玄宗時為黃門侍郎開元初周利真授夷州刺史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珍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真宗武舊黨鉅倖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絀姦不必行也既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恩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讎然使之入朝則亂國無所不為今擢典要藩籬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自賞之

奏乃止會廷珪罷起為辰州長史

齊論言毛仲小人唐書

齊論言毛仲小人唐書
毛仲為汴州刺史時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在為
仲為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韓及蘇晉為
仲世謂臺選嘗奏事玄宗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
唐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
且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宦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
委何必毛仲哉後毛仲果貶瀼州福順壁州毛仲四子悉奪官
貶惡地

張廷珪言御史不可決杖萬年龜鏡

唐明皇以張廷珪為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
挺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

流即派不可決杖士可核不可辱也時人服其得體

李揆諫止皇后之號 唐書

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聖肅宗問李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聖今陛下動輒與權奈何踵其亂我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

李唐悟帝 唐書

肅宗張后與李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顏唐曰我念之無恠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令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

張鑑奏奴 唐書

張鑑字季權一字公度唐德宗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郭子儀請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

奴謂內侍省鑑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縱

理不獨成尚當有他人論之豈籍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

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脩悖亂不萌頃者長安

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生譴與臺下類主反長之

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

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哀息今繼事非叛逆而奴

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師功孰大於子儀家土僅乾

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

不錄奴尚宜錄勲念亡以從蕩者况為奴所懇耶陛下方貴武

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賤縱循

州司馬杖奴死鑑召子儀家僮數百具案奴尸

李勉論奸 唐書

李勉字玄卿德宗時為檢校司徒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
御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李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
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特建其
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
贈太傅謚曰貞簡

柳渾不赴賀

唐書

柳渾字夷曠唐德宗時遷兵部侍郎封宜城伯帝嘗親擇吏宰
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柳渾獨不賀曰此特蒙
聖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
當秉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柳渾亦李羔

唐書

柳渾字夷曠唐德宗時因左丞田李羔從子伯彊請賈私第募兵助討

李羔於帝曰李羔先朝號名臣田祖以來世孝謹
時者弟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
一時俸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

孟容言齊總無功

唐書

許孟容字公範德宗時遷給事中時京兆上言好時風電害稼
德宗遣官人覆視不實等尹以下俸孟容曰好時上事不實罪
應罰然陛下遣官者覆視察綱紀官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
不許浙東觀察使裴蕭謗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賦天子所欲
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為揚州刺史衢大州
孟容還制曰方用兵處有不持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總無
功越進超授羣議謂何且總本判官今詔書乃言權知留後攝
都團練副使初無制授尤不見其可假令總有可錄宜暴課最

解中外之惑會相闕王武陵等亦執事於是詔中停帝召謂曰使百執事皆知卿朕何憂邪自喪高車履屨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

呂元膺諫言切直 事文類聚

唐呂元膺字景大唐德宗時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夫舉其職出為刺史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呂景大有諫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盧杞言官家食之方便 事文類聚

盧杞為魏州刺史奏言魏有官家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從之杞曰何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魏而憂他州乎杞曰臣所以承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

竇群難進 事文類聚

竇群隱居毗陵以節察聞召為左拾遺遷侍御史入蕃使判官群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革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為侍御史

李絳骨鯁 唐書

李絳字深之唐憲宗時累遷同平章事方江淮歲儉人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荅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執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開顯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下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

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紅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
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
時之畧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體真宰相也
遣使者賜醪釀酒

李中敏因大旱言申錫之枉 唐書

李中敏字歲之憲宗時擢進士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
目文宗大和六年大旱帝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
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
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為御史
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繼
中敏子也神策士李秀發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
中敏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王姦人忌之陷不測之事誠不

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寃必列訴上帝
然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權之利然卜式
以致雨况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
是則天且雨矣

魏謩諫觀史 唐書

謩字申之文宗時為起居舍人因帝索起居注謩奏古有左
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
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當觀之矣謩曰向者取觀史民失
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惡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
後何信哉乃止

德裕言李訓小人 唐書

唐文宗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

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李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也今則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過李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克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列與官德裕攜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怒即復召李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

李石悟帝 唐書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開成元年因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宋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悞其失而許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

公權不阿順 唐書

公權字誠肅華文宗時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帝嘗問公權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幹矣學士對曰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渾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輝同對論事不阿輝為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君陳議大夫

殷侗直言受賞 唐書

殷侗唐文宗時歷仕進刑部尚書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侗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

廷珣言直 唐書

宋建隆元年漢劉鋹將邵廷珣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于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小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鋹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愕然莫以為慮惡廷珣言直深恨之

蕭朴嘔血 遼史

蕭朴字延寧聖宗時為南院承旨權知轉運事尋改南面林于帝問以政朴真陳百姓疾苦因用豐耗帝悅曰吾得人矣與帝即位皇太后稱制國事一委弟孝先方仁德皇后以馮家奴為樞密朴屢言其寃不報每念至此為之嘔血

馮哥未暇奉佛 遼史

楊伯雄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也日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愛知技人當以禮進以嚴奉走非素志也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也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為非靜邪對曰徙兵分也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亥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頌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

楊伯雄論忠諫 金史

楊伯雄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也日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愛知技人當以禮進以嚴奉走非素志也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也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為非靜邪對曰徙兵分也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亥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頌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

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維不得已乃
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犯罪答曰汝置
一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書
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群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維忠實皆
及也上謂伯維曰龍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
哉伯維對曰魏徵頭為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顧謂宰相曰書
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即當面
陳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偷安自便微倖一時如後
世何群臣皆稱萬歲

端脩堅正

端脩字平叔世宗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遷監察御史孫濟
事不修舉詔以端脩及范鐸代之是時元妃李氏死

第平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章宗遣李喜兒兄弟仁惠兄弟
小人為誰其以姓名對端脩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兄弟
兄弟賜名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
承安四年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
篤妻死不復更娶獨居二十一年上諭高之汝司供游彥哲將
之官問為政端脩曰為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
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為政之術盡於此矣

張萬公諫止畋獵

金史

張萬公字良輔章宗時累加山東安撫使淳厚剛正門無雜賓
典章文物多所裁正帝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
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改容而止輔正八年其
所薦引多庶讓之士焉

裴莊條奏 宋史

裴莊字端已後唐以明經登第端宋真宗咸平二年契丹犯塞命為河北轉運使時傳潛統大軍駐定州北莊屢條奏其無謀畧慮或失機會王顯掌樞密顯與潛俱起攀附頗庇之莊奏至多不報徙知越州俄傳潛得罪莊因上言顯潛皆非材致誤國事請行嚴誅以肅群議未幾徙知宣州會詔百辟上封直言

孫奭正直 宋史

孫奭字宗古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真宗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且等曰天貺祥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

嘉祐言禎有太平之責 宋史

嘉祐言禎時為館職鬼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此人也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文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文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

張詠抗論賊臣 宋史

張詠字復之真宗時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中歲瘍生腦頰効巾櫛詠知穎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益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扶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獻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

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張詠以疾未見恨不得面陳
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
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
上出知陳州

王旦公議 宋史

王旦字子明宋真宗時拜中書舍人帝欲相王欽若王旦曰欽
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
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
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帝遂止且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
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

宋祈應詔 宋史

宋祈字子京宋仁宗時為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祈奏人

道不斷是名亂春秋書霜不殺救天威暫廢不能救小事猶
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
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真意主於彊君威
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

劉敞論中書排逐言者 宋史

劉敞字原父宋仁宗時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時吳
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
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
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
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
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

龐籍言事 宋史

麗籍字醇之仁宗景祐三年文彥博鞠黃德和獄未上詔籍同
案籍言曰德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而沒宜加恤其子孫又建
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官中費用奢靡出納不嚴須索煩多有
司無從鈎校虛實臣竊謂凡乘輿所費官中所用宜務加裁抑
取則先帝脩德弭災之道也令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
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碩少
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

韓綜折契丹之使 宋史

韓綜字仲文仁宗時為江東轉運使嘗為契丹館伴使使者欲
為書稱北朝而夫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怒遂
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

歐陽修論朋黨 宋史

竊獨韓琦范仲淹皆在位諫官員用天下名士脩在選中
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忿忿不便脩
薦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言之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
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
乃為朋黨論以進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
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
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
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互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
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借者名節
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
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

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為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富弼戒覆轍

宋史

富弼字彥國宋仁宗時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康定元年時趙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鈐轄盧守勲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實為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弼言用守忠既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始與唐監軍無異守忠德和覆轍之轍可復踏乎詔罷守忠

余靖言仲淹謹言

宋史

余靖字安道仁宗時權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中丞言靖言仲淹以刺讖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院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及黜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羸疎漢皇吳王執問皆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甜天下口不可曉入落職監通州酒稅

方平罷議

宋史

方平字安道仁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且語二府獎張貴妃色暉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狂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

堯俞正議 宋史

傅堯俞字欽之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君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為告安石愠之

劉述彈衆 宋史

劉述字孝叔神宗立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章辟光宜誅高麗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述為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甫為言官無所畏明且植其隱匿帝曰甫遇事輒爭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其意故卿羨亦輟口卿無然也

方平論新法 宋史

方平神宗時知陳州宰相王安石行青苗新法方平繼前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驕火也非致民自焚若新法率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神宗無然

朱京直言見 宋史

朱京字世昌登進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人為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能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劾則言者不若歸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為真御史

呂海勅好宋史

呂誨神宗時拜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
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砮光上言歧王願
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下
砮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
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世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
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
廟堂必無安靜之理砮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砮光
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營救願
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
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絀誨恐安石不自
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
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

劉述彈安石 宋史

劉述宋神宗時授吏部郎中王安石時為參知政事帝下詔
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率之弗得劉述言舊制舉
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員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
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
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若一一得人猶不
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出也按不附已者得帶
傷媒孽誣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參知政
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
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
行之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數下
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曰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

罪於是遂率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始顧中外人情踴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祥光獻岐郟遷外之說踈間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諍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為愛已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上歷官尊尚老婦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陛下為天下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

言建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很自任則人甚為憂誠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元元之心曹公亮但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又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汴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蔡光賤琦顛監處備辦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際監當從之

王安禮救蘇軾 宋史

王安禮宋神宗時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貴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然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

張璪皆摘使勿救安禮不答執以故得輕比

呂誨諫罷金珠 宋史

呂誨字獻可宋神宗時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
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
十閣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智以天下為心必不
留神於此願亟罷之

程頤改賀止樂 宋史

程頤字正叔宋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疏其行義有真儒之節
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
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
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

豐稷直言災異 宋史

豐稷字相之哲宗時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彗
當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先事天之禮未備長
天之誠未孚歟官掖之臣有闕預此事知天聖之羅崇勳江德
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聖德益天戒總正萬事以消
災祥

曾肇直言服宴 宋史

曾肇字子開哲宗時為中書舍人元祐四年春早有司猶講春
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藹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
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翼日有旨罷宴

呂陶定令 宋史

呂陶字元鈞哲宗時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
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

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為令

曾肇因日食請對 宋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曾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寃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

豐稷攻擊蔡京 宋史

豐稷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壘京趨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幾

豐稷辨誣斥姦 宋史

豐稷徽宗時為御史中丞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哲宗實錄願申劾之時宜官漸風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為若

不聞者讀畢乃止

豐稷諫後 宋史

豐稷徽宗時為工部侍郎兼侍讀進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把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官箴為地衣稷言仁宗衮褥用黃純服御用織繒宜守家法詔罷之

岳飛論太平 宋史

岳飛字鵬舉高宗紹興十一年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少康
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管
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
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尤袤言爵祿不可私與人 宋史

尤袤字延之高宗紹興十八年進士弟為泰興令累官禮部侍郎
兼同修國史時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袤率左史樓鑰
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印律廷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
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
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
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

謝諤規勸高宗 宋史

字昌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
後累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尤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
三近所當節者曰宴費曰妄費所當近者曰新政大臣曰舊
學名儒曰經筵列職徐御史中丞

趙鼎切諫 宋史

趙鼎字元鎮宋高宗時為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從帝親征自平
江還臨安內侍移竹栽人內鼎見責之曰良獄花石之擾皆出
彼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
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
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

居仁正論 宋史

陳居仁字安行從魏杞使金還轉承議郎授諸王官大小學教

授杞東國柄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
不就允文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
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為之色動徙立軍器監
簿宗正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
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奏陛下銳
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
此正前日定力之論甚今益知此言之當也

黃裳極言汝愚忠懇 宋史

黃裳字文叔孝宗時舉進士後累遷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
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而疏醜詆
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
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曾奴隸之不

不可汝居朝列

袁樞以直言悟主 宋史

袁樞字機仲孝宗時試禮部詞賦第一調温州判官至乾道七
年為禮部試官除大學錄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
上曰可以寺監薄於是以太宗正薄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
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夔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
有小人不可不夫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坐陳往事自漢
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
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
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惟幄中樞謝
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不惠忠諫 宋史

趙不惠字仁仲立朝好言天下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惠請復
置安撫司相維而治其論王牂不宜揀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
為副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過大旱一日九疏勸上求直言
通下情退而燔其藁時布衣上書狂悖多抵罪不惠謂太上皇
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右孝宗悚然可之既嘉其忠諫每
宴禁中帝飲之酒顧謂皇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
有給事白英國公借擊毬馬不惠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
驚墮斬汝輩無益也馬竟不可得

彌遠扶危

宋史

史彌遠字叔寧宗時改禮部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
兼刑部韓侂胄建開邊之議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
又不聽郡城震縣官闕疑懼常若禍在朝嘗欲皆畏侂胄莫敢

言川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問之亟去奏逆罷侂胄并除名
強右丞相既而臺諫給告交章論劾侂胄乃就誅

劉漢初勸立川

宋史

劉漢初字正平寧宗時進士累遷行在史密奏曰自古
未有無宰相之朝漢初曰臣嘗聞之矣非不兩立邪正
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為安漢初曰非不兩立邪正
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官之起復止於
五請蔣希之起復止於三請今高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
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與

方叔上奏

宋史

謝方叔字德方寧宗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疏奏
剛德少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或者猶恐前習便

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悅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怠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革轉壑之可矜聞篋弦鐘鼓之聲當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畧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

唐璘上疏直言

宋史

唐璘字伯玉寧宗時權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謁關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璘曰此官須為朝廷事是亦一拂上意或迂權貴恐重為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璘拜謝入就職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不有

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聞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昵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罕相用特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嬖子尚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姍姍取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鎔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母使天變竄極人心愈離也上為改容

陳垣進諫

宋史

陳垣字和仲理宗即位詔求言垣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